

赖少其与鲁迅先生的交往(4)

◆ 胡志亮

赖少其的版画创作,紧扣时代的脉搏,抓住中国人民生死存亡的大事作为他画作的主题,说明他忧国忧民意识和拯救国家危亡的强烈愿望。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版画决不仅仅只是一种简单的艺术形式,必须将时代的风云摄入作品中,将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时时放在画家的心理,版画作品才能具有强烈的生命力,木刻家才能成为真正的时代的画家,否则,他就会被时代所抛弃,成为时代的弃儿。

不久,赖少其的木刻作品《阿Q正传》,经鲁迅先生推荐,发表在一九三五年出版的《文学》第五卷第一号上。鲁迅先生考虑到检查官“严厉之极”的检查,将它改名为《静物》。小说《刨烟工人》也因为鲁迅先生的推荐发表在良友公司的《新小说》上。因此,可以说,赖少其是我国早期的现实主义革命作家之一。

鲁迅还将赖少其的作品介绍到苏联和日本去,使青年木刻家赖少其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日本出版的一套《世界美术全集》的别卷中就载入了赖少其及其他中国木刻家的作品和作者名字,日本影响很大的报纸《读卖新闻》还曾刊载专题消息,介绍“中国画家赖少其……”等中国木刻家。

后来,鲁迅先生继续与赖少其保持密切的联系。据解放后出版的《鲁迅日记》统计,在鲁迅日记中,关于赖少其的记录就有二十三次之多,鲁迅直接与赖少其的通信就有六次,在《鲁迅日记》中刊有五封(其中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日的信未发现)。

鲁迅先生不仅将“现代版画研究会”寄给他的《现代版画》刊物共十八集妥为保存,还将赖少其历次寄给他的版画作品、配画的诗集以及小说手稿精心珍藏。他去世后,这些珍贵的资料又由其夫人许广平妥为保存。一九五〇年,许广平将这些资料全部捐赠给上海鲁迅纪念馆,使后人能完整地看到当年文学和木刻青年追求光明,追求革命的全貌,看到鲁迅先生关心、支持、爱护与帮助青

年的拳拳之心。

后来,赖少其将自己的书房和画室取名“木石斋”,这“木石斋”名常出现在他的画作和文章中,伴随了他一生。

一九七五年,年逾花甲的赖少其在北京参观准备到日本展出的“鲁迅生平展览”,万万没有想到,他在三十年代寄给鲁迅先生的小说《刨烟工人》手稿,竟完好地保存至今,并作为鲁迅先生培养青年的典型事迹陈列在玻璃柜里,供人学习和瞻仰。赖少其的欣喜和激动之情真是无法形容。

一九九五年,赖少其又专程去了上海鲁迅纪念馆参观。

应赖少其的要求,纪念馆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资料库房内取出一只小铁皮箱,又从铁皮箱里取出一只木箱,然后戴上一只白手套,从箱内的塑料袋中取出赖少其当年的版画和其它手稿,一页一页地翻给赖少其看,当赖少其看到自己当年精心装订后寄给鲁迅先生的《诗与版画》、《自祭曲》手稿时,胸中禁不住激情荡漾,眼泪都差一点流出来了,他再一次为自己在青年时代便深受鲁迅先生的谆谆教导而深感幸运,深感幸福。

一九三六年七月五日,“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首展在广州中山图书馆开幕。这是一九三五年元旦在北平太庙举行的“第一回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后又一次盛大的木刻展出活动,也是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的大总汇,大检阅。

“第一回全国木刻展”取得了成功后,由于在广州,以李桦、赖少其为核心和骨干的版画组织所开展的创作、展览和出版等活动均优于上海等大城市,影响也更大,于是,经各地木刻组织协商,决定下一届展览由广州的“现代版画会”负责筹办,并改名为“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

这样,“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的筹备工作实际上便落到了李桦、赖少其等人的身上。

任务是艰巨的,当然,也更激发了赖少其等青年学生从事版画创作和组织版画活动的积极性。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大量的筹备工作都是赖少其等人利用课余和假期完成的。

这次展览展出独幅版画二百七十一幅,外加连环木刻,共展出作品三百一十九幅。

广州的展览结束后,八月份移至杭州展出,十月二日又移至上海八仙桥的青年会展出。

与青年木刻家欢聚十天,鲁迅先生因病与世长辞

十月八日,是展览会闭幕的日子。这天,令展览的组织者和参观的木刻家没有想到的是,上午,鲁迅先生来到了展览会场。

鲁迅先生已患重病整整六个月,十月初才算大病初愈,但身体仍然极为虚弱,医生和家属都坚决不让他外出活动。然而,时刻关注新兴木刻运动的鲁迅先生全然不顾自己身体的虚弱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怖活动,为了浇灌这棵稚嫩的革命文艺之花,强烈的责任感驱使鲁迅拒绝了家人的劝告,以大无畏的精神毅然走出了家门。

消息迅速在展览会场悄悄传递着,许多青年木刻家怀着激动的心情,静静地聚集在鲁迅先生的周围,跟随着鲁迅先生在展厅巡视,并仔细倾听他对作品的简短的评价。鲁迅先生也乐意与青年们进行直接的交流,时时就某一幅作品谈谈自己的观感。听着鲁迅先生亲切而谆谆的教导,青年们都陶醉在这突如其来幸福之中了。

这天,鲁迅在展览会场与青年们相聚一起,共达三个多小时。

幸福的青年木刻家们更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欢聚的十天,鲁迅先生因病与世长辞。这次与青年们的畅谈竟成为鲁迅先生一生的最后一次公开的露面!

李桦、赖少其等广州青年木刻家们筹办



■ 赖少其国画作品

的这次木刻展览会也成为鲁迅先生一生参加的最后一次艺术活动!

赖少其是没有什么遗憾的,他以自己不懈的革命活动使自己与鲁迅先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还将以自己所走的坚定的革命道路,表明自己没有辜负鲁迅先生的殷切希望,无愧于鲁迅先生的谆谆教诲。

摘自《木石魂:赖少其传》胡志亮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明星狼

王为民



18.找狼去

收工时,虽然大家都想着休闲的假期,但并没有因此手忙脚乱,该收的器材和该带走的东西都一一装车了,我还特地派了几个人打扫战场,免得留下什么垃圾。返回的途中,车一辆接着一辆行驶有序,路况也比较好,据保安说,运狼车在进入基地时,车门是关好的,并没有敞开或松动的迹象。

几个重要的环节都一一被排除了,唯一的可能就是,狼是从基地逃走的。

“在这儿!快来啊!”一个工作人员几乎是跳着脚边喊边挥舞着手臂。我很难描述当时那情景,只听得一阵杂乱的奔跑脚步声,所有人以最快速度冲向一个地点,争先恐后,像是在进行百米赛跑,我竟然冲到了最前面,以至于差点儿撞在发现情况的工作人员怀里。

“在哪儿?狼呢?!”我喘着粗气喊着问。“没看见。”“那你乱喊什么?!”我和所有人失望之极,瞪着眼睛几乎要吃人。那个工作人员指了指脚旁的铁丝网:“看!”大家定睛一看,只见此处的铁丝网下被开了一个洞,深入到底下,绕过反扒网,又在另一面开了个洞。“估计是从这儿钻出去的!”工作人员自信地说。

看着眼前的这个洞,我一下子回想起最初养狼时的情景。刚到狼基地的小狼们,沿着铁丝网一处地地掏洞,试图用这种方式逃离狼舍,这显然不是对我们的抵触,而是狼的天性,它们生而自由,任何禁锢限制自由的东西都要本能地反抗。只是它们的努力是徒劳的,我们早已安装了反扒网,铁网不仅在上面回弯防止狼们跳出,而且埋进地面也很深,防止这些家伙掏洞“越狱”。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与发现”,狼们明白了其中的奥秘,也就放弃了跳跃、掏洞等行为,乖乖地和我们打成了一片。

可是,狼可以暂时放弃自由,但只要一有机会,它们就会勇敢地扑上去拥抱自由。现在的这个洞,很明显是狼掏的,我几乎可以想见当时两只狼四条前腿飞快地刨着土的样子。这是因为鸽子山基地曾被水淹,修缮时没能十全十美,留下了这处反扒网的漏洞,恰恰是

这小小的漏洞,竟被聪明的狼发现了,趁着剧组情绪高涨,稍有疏忽的空当,它们抓住时机,成功“越狱”出逃。

大家看着狼洞感叹唏嘘,既为自己的工作失误,也为狼的狡黠和智慧。这两只狼,虽然不是主演,但绝不能就此放任不管!我蹲在地上,摸索着狼掏洞时挖出来的土。“走,基地里能活动的人都跟我走,找狼去!”

找狼,说起来容易,那可不是在马路上丢了个纸箱或者毛绒玩具,环境清晰目标大,实在找不着没准儿还会有个好心的路人给你送回来。现在这可真是茫茫草原,天高云淡,绿草丛生,别说丢了只只活蹦乱跳、有自主意识的狼,就算真的在草原上停一辆卡车,你也得费上一番工夫才能把它找出来。最近就有过这样的事,剧组的一辆车就停在拍摄现场不远处的草甸上,可好几个工作人员转来转去就是没发现,我当时还埋怨他们眼神太差,其实那应该是一种正常现象,姑且把它叫“草盲”吧,和雪盲的意思相近。

我们一行人急匆匆地赶赴拍摄现场,大家都约而同地想,狼白天在这里拍了一天,这里应该是它们比较熟悉的地方,也许会在这儿呢。我闷闷地一言不发,其他人也一言不发,东张西望地搜寻着,这纯属自我欺骗,给紧张的情绪找个发泄口。

到了拍摄地点,我放慢了脚步,真希望两只狼像迷失的孩子一样正等着妈妈寻找它们,可我心中又充满恐惧,害怕见到空空荡荡被铁丝网围起来的空地。一瞬间,我的头脑一片空白。

“没有!不在这儿!”不知是哪个讨厌的家伙喊了一句,把我从幻想中彻底拉回到现实,的确,眼前就是空空荡荡,没有狼,没有人,也没有任何垃圾,仿佛白天根本没在这儿拍摄了很多场戏一样,只有冷冰冰的铁丝网埋在地面,一直向远处延伸,圈起一片巨大的草地。

“什么没有?你们找了?都去找啊!”我无法承认这个结果,只好把怒气发在随行人的身上。大家得到命令,纷纷钻进铁丝网,沿不同方向散开搜寻。

我环顾四周,天苍苍野茫茫,傍晚的草原掠过阵阵凉风,穿透了我的身体。“快点儿,快出来吧,别跟我玩儿了!”我也钻进铁丝网,一边找一边轻声地自言自语。

3.拒绝船只进入港口

露茜娅对学猫叫的小姑娘感兴趣:“我见过你们,那天在甲板上。”小姑娘自我介绍:“我叫莱温莎,六岁半,他是我哥哥保罗,九岁。我们住在楼下大舱房里。我们是大哥哥唐的好朋友,他常给我们面包吃。”

小保罗:“你为什么被绑着,是坏人吗?”

“我、我……”露茜娅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小姑娘自作聪明地说:“噢,我猜到了,你和大哥哥在做游戏,是吗?”“哎,哎。”露茜娅尴尬地回答。莱温莎看着她:“你真好看,像我妈妈一样好看。”并向她展示挂在胸前宝石项链:“这是我妈妈。”她突然哭着说:“妈妈已经丢下我和哥哥走了……”保罗也流着泪。“一个星期前,就是妈妈不让我们船进去的那天夜里,妈妈趁我和妹妹睡觉时,跳海自杀了……”

露茜娅被触动地说:“跳海自杀?”莱温莎拭着泪:“要是我妈妈也是白天跳海就好了,也会被中国大哥哥从海里救起来了。”保罗解释:“是爱德华爷爷和卡特克奶奶收留我们,他们家的亲人,也都被德国纳粹杀死了。”

在邮轮船首,驾驶舱内,船长亚当斯·彼得手持望远镜眺望航程,指挥着旁边的轮机手行驶。见唐金汉手持电报稿进来,忙问:“密斯特唐,阿姆斯特丹港方面有好消息吗?”“消息并不好,船长先生。”唐金汉回答说,接着朗读电报:“根据本国民政府的命令:拒绝所有运载犹太人的船只进入本港。”船长听后愤怒地猛击桌子:“难道要把犹太人统统丢进海里?上帝呀,人道主义真的已经过时了?”“不,在您的船上,人道主义是不会过时的,船长先生。”唐金汉回答道。片刻,船长缓和地问道:“唐,听说你刚才从海里救起了一个犹太小伙子。”“不,是一个姑娘,船长先生。”唐金汉如实地向船长回答。船长听了后,同情地说:“这个姑娘真够悲惨的,密斯特唐,说明人道主义在你这位中国见习生的身上没有过时。我要感谢我的老同学詹姆斯教授推荐您到我的船上来实习。”唐金汉:“我也要感谢您,船长先生,您破例地接受我这位中国的留学生。”

二副柯尔急急匆匆地向船长报告:“船长

先生,船上的燃料、淡水、食物勉强只够维持一天了,阿姆斯特丹港能允许我们靠岸么?”船长:“上帝知道。”他示意将电报交给二副。柯尔看完电报后说:“这些该死的犹太人!害得我们……”船长打断他:“不是犹太人该死,而是那些残害犹太人的该死政客。”柯尔:“可是,船长先生,我担心我们会重蹈‘卡波’号的覆辙。”

唐金汉:“卡波号?”柯尔解释说:“上个月,载着750名犹太逃亡者的‘卡波’号,也是因为各国港口不准靠岸,最后水尽粮绝沉没在地中海,全船人员全部遇难。船长先生……”

船长打断他:“柯尔先生,40天前,当1200多位犹太难民将他们的生死命运交给我们船的时候,就决定了我们已无退路。即使遭受‘卡波’号同样的厄运也只好如此。”见二副要争辩,船长制止他:“好啦二副,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你快去轮机房看看,2号备用主机检修好没有,要做好长期在海上的打算。对啦,唐刚接到大风警报,9号风暴‘坏孩子’正向我们袭来,一定要做好准备。”柯尔:“是。”

船长又对唐金汉吩咐:“请再给港口发报:9号风暴将至,紧急请求进港避风,本船长保证:除补充燃料、水和食物等外,船上的旅客全部留在舱内,不准登上甲板,待风暴解除后立即离港。”随手写了张条子:“按照这上面的密码和姓名,先发给可口可乐驻阿姆斯特丹的分公司总经理大卫先生,请他去港口的最高长官处通融一下。”唐金汉:“是。”

风浪大作,邮轮犹如一叶轻舟在海上漂浮、颠簸。唐金汉告别船长奔回服务舱内,他带回一包土豆和几片面包,刚要吃,想到被捆的露茜娅,忙解开她的绳子,送上水、土豆和两片面包:“你一定饿了吧,餐厅只供应这点。”露茜娅:“不,不,您自己……”唐金汉留下一半,将另一半交给露茜娅:“平分秋色,公平合理。”露茜娅接过面包,用感激的目光看着他,忽然转过身去,将土豆、面包狼吞虎咽吞食下去。意识到自己的狼狈相,忙解释:“对不起,我……我已经三天没吃过东西了。”

犹太难民在上海

耿可贵

